一种关注

台词对于表演到底有多重要

今年大热的综艺节目《声临其境》，用纯粹的声音、语言支撑起了有价值的表演

肖英

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

优秀的演员往往具备扎实的台词功底，能用声音、语言进行不同人物的塑造。上图为朱亚文在电视剧《北上广不相信眼泪》中饰演极有女人缘的赵小亮。左图为赵立新在《中国式关系》中饰演阴险又痴情的沈运。

一档以声音为看点的综艺节目，却让一批实力派演员重新进入观众视野并圈粉无数。这是最近影视领域一个颇值得讨论的现象。

我们看到，虽然这个节目是竞演秀，有秀的成分，但让人欣慰和赞赏的是，它是凭声音语言的实力、功力进行竞争的。演员的这一系列比拼，优劣都清清楚楚地展现在观众的眼里，毫无一点掺假。它不是以偶像标签为主打造的节目秀，反而是对“重”颜值、“轻”表演实力的一次反拨，用纯粹的声音、语言撑起了有价值的表演，为优秀演员提供了良好的展示机会。

人们关心的是，为什么那些实力派演员没有以自己全方位的表演走红，却因为这档节目刷屏？应该说，不是每个演员都能遇到好的剧本，好的角色。何为好剧本和好角色？以演员表演的角度来说，剧情矛盾冲突激烈、跌宕起伏，起承转合变化丰富、有机合理；人物形象、性格鲜明，角色命运走向不是一帆风顺、而是困难重重，复杂、坎坷、矛盾、纠结、障碍十足等等，行内称之为“戏保人”。还有，演员作为创作材料，任何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特点，都有自己擅长之处和“软肋”，演员的成功必须要“天时地利人和”，缺一不可。也就是说，遇到适合自己的剧本和角色，遇到好导演，遇到好的、负责任、制作精良的专业团队，以及好的宣传推广及有效时间档期播出等等，这一切的综合是件不容易的事。因此说，成功的演员是幸运的，而“幸运儿”是为数不多的。

而这档节目给演员在声音、语言实力的展示上提供了很大的空间，演员们比拼选择的段落大都凝练、集中、戏剧张力强、人物个性鲜明、人物情感饱满、极端。甚至一人配好几个角色的台词，很好地塑造了不同角色的声音、语言、性格特点。

也许，是时候好好思考一下演员的定义，真正认识声音、语言和表演的关系。

声音语言的塑造，比单纯的表演更难

声音语言的塑造不同于表演，表演要有天赋，需要悟，需要真，有本色化因素，特别是影视演员，有时演自己就可以了，只要真实，不需要太多塑造——当然好演员是塑造性很强的，不是说影视演员就完全是演自己。

而台词传达需要扎实的基本功，需要气、声、字、意、情的全方位的准确表达。首先，吐字归音要准确，才能有效地传达情感和表达意思，这需要后天长期的训练才能达到，中国是个多民族、多地域、具有不同方言语音的国家，把普通话字音说准了就很难，不同地域有自身的方言语音，吐字、声调（四声）的区别影响着字义的表达。再者，口齿清楚，也需要后天的长期训练，它需要唇舌齿牙的准确配合，如吐字不同的口型、舌位决定了字音的准确与清楚。而不同的方言语音吐字的口型、舌位、声调有时是不同的，这就需要纠正，“正音”是通过量变的持续练习才能达到质变。声音也需训练，要学会用正确的呼吸来支撑声音，在其基础上再训练发声的不同位置，如口腔、头腔、胸腔等不同腔体共鸣，不同腔体共鸣区分着声音音量（大小）、音调（高低）、语速（快慢）、力度（强弱）等表达。只有掌握了这些基本功，加上对文本、文字的准确理解、准确刻画，才能准确、生动地表达情感、表达意思。

总而言之，声音语言对台词的表达是很见功夫的，基本功不过硬，无法完成得精彩。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台词的表达也需要真，它也是表演，但除了真还需要技术性。

业界常常用“台词好”来评价演员。到底什么叫“台词好”？好的台词是准确地传达文本信息，准确地揭示规定情境，准确、生动地表达人物的真挚情感、塑造鲜明的人物性格（所谓的：绘声绘色、声情并茂、感人肺腑等）。如我们看到朱亚文分别配了《白鹿原》《夏洛特烦恼》《亮剑》等不同作品中的主要角色，塑造出不同人物的语言及声音特点，使得台词的表达生动感人；赵立新无论英语原声《功夫熊猫》的配音，还是大段莎士比亚台词，或话剧小片段，都是张口就来，抑扬顿挫，收放自如，变化多端，其不同声音技巧的运用和语言表达的精准、精彩都是教科书级的范本。

虽然表演的呈现更直观，但表演离不开台词

台词不仅是表演的组成部分，而且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，是传达表演信息的重要手段和途径。任何表演离不开声音语言的表达，除非哑剧、肢体剧。反过来说，我们看到台上精彩的独白，虽然是通过台词来展示心理和情感的，但我们看到最直观的是表演。因为，表演和语言是不可割裂的，表演离不开台词，在创造角色时，它们是一体的。当然，在戏剧舞台或影视剧里，也有一些不说话的表演，但是属于少数的。

通常台词好的人，表演一定是对的，好的！因为表演需要台词来传达。我们说任何一句话都有目的，也就是说，只要开口说话，都会传达一定的意思。除了传情达意，它具有动作性，台词说出了动作性，表演的动作就会情不自禁跟上。台词表达心理，完成心身合一。尽管在节目现场，演员和表演片段是隔离开来的，他们是在话筒前用纯粹的声音语言来完成人物塑造的，但我们不难发现，演员们在对着话筒配音时，随着台词的表达，身体语言也情不自禁地在同步进行表达，我们看到很多演员在配音时，不断地有很多肢体动作与声音语言一起在表演。

台词不好的人，表演很难尽人意。因为表演再好，如果台词基本功不过硬，会阻碍表达，而不能很好地传达思想、表达心理，就会影响表演的呈现。所以，台词的好坏直接影响着表演。如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演员，因为台词不好，时常会说错字音，或一字一字地蹦字，造成不连贯的破句，就会出现意思表达不准确、不完整，而被归为劣质演员的行列。因此台词好的演员会给表演加分不少。如姜文、王志文、冯远征、文章等演员台词好，才使得表演更好、更准。因为表演的心理多半是通过语言、台词来表达的，它是表演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

纵观国内影视演员，只要是经过专业训练的，台词表达基本可以，但说得精彩的并不多，屈指可数。这是因为表演者对声音语言的重视性不够，下的功夫不足。现如今，随着“实力派”、“演技派”演员越来越受到观众的追捧和欢迎，社会对影视表演的认识度逐渐地在加重和加厚，在某种层面上触发了对表演艺术的再定义、对表演美学的再认识以及对演员市场价值的再评估。其产生的良性效应，希望影响未来影视表演创作的品质。

（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副教授）

观不止

没有驿馆，唐诗宋词会失色一半

当交通史渐成显学，我们对于唐宋诗词流传接受过程的考察，也多了一个重要的维度

所以，陆游说：君诗妙处吾能识，正在山程水驿中

杨焄

为了便于传递政令和输送物资，唐宋两代逐渐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，并在沿途设置了大量为过往官员、使臣甚至普通行人提供饮食、住宿或交通工具的驿馆亭舍。古人在觐省、应举、赴选、就任、戍边、游幕、流寓等时候，大多需要利用这些场所。在寄居憩息时，文士们或登高赋诗，或倚声填词，留下众多流传千古的名篇佳作。借用陆游的诗句来说，正可谓“君诗妙处吾能识，正在山程水驿中”（《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》）。

远离亲友而飘零在外，势必让人触景生情。驿馆亭舍恰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空间，让文思得以尽情驰骋

在漫长的行旅生涯中，最能触动诗情的莫过于各地不同的节物风光。宋之问在遭受流放时行经破败的驿站，由此慨叹“江静潮初落，林昏瘴不开”（《题大庾岭北驿》）；杜甫在颠沛流离中意外发现“丛篁低地碧，高柳半天青”的景致，恰在“临池好驿亭”的附近（《秦州杂诗》其九）；孟郊在赶赴洛阳途中描摹的“水竹色相洗，碧花动轩楹”，正是“我来招隐亭”时的即目所见（《旅次洛城东水亭》）；秦观在孤独愁闷中哀叹“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”，则是“此恨无重数”的情感投射（《踏莎行·郴州旅舍》）；陆游由衷称赏“无意苦争春，一任群芳妒”的梅花，同样傲然绽放于“驿外断桥边”（《卜算子·咏梅》）；而杨万里不经意间体验到的“子规一夜啼到晓，更待溪声始不眠”，尽管发生在“破驿荒村山路边”（《宿三里店溪声聒睡终夕》），却别有一番新鲜活泼的意味。无论是安逸欣然，还是落拓失意，抑或是抑郁不平，各种纷至沓来的微妙情绪，都能从自然风物中寻觅到最好的纾解方式。

远离亲友而飘零在外，势必让人触景生情。驿馆亭舍恰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空间，让文思得以尽情驰骋。白居易在顾影自怜时突发奇想：“邯郸驿里逢冬至，抱膝灯前影伴身。想得家中夜深坐，还应说着远行人。”（《邯郸冬至夜思家》）并不直接描写自己如何思念家人，而是设身处地想象家人正挂念远行的游子，意思翻进一层而更显委婉曲致。温庭筠在行役途中乡愁弥切：“槲叶落山路，枳花明驿墙。因思杜陵梦，凫雁满回塘。”（《商山早行》）最终用欢快温馨的梦境来反衬挥之不去的落寞。周邦彦感慨宦途艰险而嗟叹不已：“今宵正对初弦月，傍水驿、深舣蒹葭。沉恨处，时时自剔灯花。”（《渡江云》）透露出忧谗畏讥、欲言又止的复杂心绪。苏轼在羁旅飘泊中更是黯然神伤：“余生欲老海南村，帝遣巫阳招我魂。杳杳天低鹘没处，青山一发是中原。”（《澄迈驿通潮阁二首》其二）深陷孤苦无助的绝境，备尝锥心苦痛的煎熬。诸如此类，都能令读者感同身受，为之低徊不已。

驿馆亭舍中有时也会举办一些宴饮饯别，诗人词客为此提笔濡墨，同样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。当好友即将远赴边关，王维在依依惜别时就曾写道：“渭城朝雨浥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（《送元二使安西》）深挚的情谊和殷切的祝愿尽在不言之中。后人还将此诗谱入乐曲，反复歌咏唱叹，谓之“阳关三叠”。在忘年知交贺知章告老还乡时，李白另辟蹊径地赋诗壮行：“镜湖流水漾清波，狂客归舟逸兴多。山阴道士如相见，应写《黄庭》换白鹅。”（《阴盘驿送贺监归越》）绝口不提离别时的愁苦，而是遥想对方归去后飘逸潇洒的生活，透露出超脱凡俗的意趣。与暌违多年的友人意外相逢后，司空曙惊叹不已，“乍见翻疑梦，相悲各问年”（《云阳馆与韩绅宿别》），将信疑参半、悲欣交集的心绪展露无遗。想到欢宴畅饮后或许就再会无期了，周邦彦只能以泪和酒，聊以派遣：“古道尘清榆柳瘦。系马邮亭人散后。今宵灯尽酒醒时，可惜朱颜成皓首”（《木兰花令·暮秋饯别》），在怅然若失中不胜今昔盛衰之感。

如果在驿馆亭舍附近还有历史古迹，那就更容易成为文士们抒发思古幽情的对象。相传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兵伐魏，曾在筹笔驿一带驻军筹划。唐代的陆畅、李商隐、殷潜之、杜牧、薛能、薛逢、罗隐，宋代的石延年、文同、文彦博、张方平、李新、陆游、孙应时等，就都曾留有感怀题咏的作品，有的甚至还不止一篇。其中如李商隐的“猿鸟犹疑畏简书，风云常为护储胥”、“管乐有才真不忝，关张无命欲何如”（《筹笔驿》），罗隐的“时来天地皆同力，运去英雄不自由”（《筹笔驿》），石延年的“意中流水远，愁外旧山青”（《筹笔驿》）等，或即景抒情，或感讽议论，都是历代传诵的名句。唐玄宗在安史之乱时仓皇入蜀，中途将杨贵妃赐死的马嵬驿，也同样成为诗人们感慨兴亡的对象。李商隐就曾以“马嵬”为题，相继创作过一首七绝和一首七律，在“君王若道能倾国，玉辇何由过马嵬”、“此日六军同驻马，当时七夕笑牵牛。如何四纪为天子，不及卢家有莫愁”等诗句中，寄寓着哀婉深沉的意味。

“槲叶落山路，枳花明驿墙。因思杜陵梦，凫雁满回塘。”图为戴敦邦为温庭筠的诗《商山早行》创作的画。

上世纪初在敦煌发现了大量诗歌曲词的写本，如果没有畅达的交通，这些作品恐怕很难出现在如此偏远的地区

在驿馆亭舍中进行的文学活动，还催生了大量题壁诗词。像宋之问的《至端州驿见杜五审言沈三佺期阎五朝隐王二无竞题壁慨然成咏》，陆游的《题驿壁》《书驿壁》，张元幹的《浣溪沙·书大同驿壁》等，仅从题目就可知都是直接题写在驿壁之上的。作品中的叙述则更为具体生动，白居易总是兴致勃勃地寻找好友元稹留下的诗作，“每到驿亭先下马，寻墙绕柱觅君诗”（《蓝桥驿见元九诗》）；又担心自己的题壁诗不为人知，“拙诗在壁无人爱，鸟污苔侵文字残”，所幸元稹也有同样的爱好，“唯有多情元御史，绣衣不惜拂衣看”（《骆口驿旧题诗》）。元稹也时常在诗中提到“忽向破檐残漏处，见君诗在柱心题”（《见乐天诗》）、“邮亭壁上数行字，崔李题名王白诗”（《骆口驿》其一），在驿壁上发现过不少白居易的作品，可以和白诗所述互相印证，由此也可见两位诗人深厚的友谊。有的文士还会在故地重游时特意寻访自己的旧题，如张祜的“更想曾题壁，凋零可叹嗟”（《旅次上饶溪》）、陆游的“道左忽逢曾宿驿，壁间闲看旧留题”（《客怀》）、袁去华的“无语，邮亭深静，下马还寻，旧曾题处”（《瑞鹤仙》）等都曾言及，抚今追昔之际想必更令人百感交集。

题写在驿壁之上的诗词作品，有时未必是作者本人所为，文莹在《湘山野录》中说李白的《菩萨蛮》“不知何人写在鼎州沧水驿楼”，葛胜仲的《陈去非诗集序》称陈与义的诗“旗亭传舍摘句题写殆遍”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推动了作品的广泛流传。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白居易诗作的传播，他自己曾不无得意地提到，“凡乡校、僧寺、逆旅、行舟之中，往往有题仆诗者”（《与元九书》）；元稹也说白诗大受欢迎，以至“禁省、观寺、邮堠墙壁之上无不书”（《白氏长庆集序》）。题壁之作通过过往行人的抄录讽诵，又可以传播到更远的地方。上世纪初在敦煌发现了大量诗歌曲词的写本，如果没有畅达便利的交通，这些作品恐怕很难出现在如此偏远的地区。由此足见在考察唐宋诗词的流传接受过程时，驿馆亭舍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源头。

（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）